

The ultimate 10 controversial
Masterpieces of World



世界十大另类名著

NO. 10

NO. 10

(上) (下) (中) (左) (右)

世界十大另类名著

娜 娜

原 著 [法]爱弥尔·左拉

封面设计:纪江红

世界十大另类名著

主 编:张 克

责任编辑:严黛玲

出版发行: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印 刷:北京市山华苑印刷厂

地 址:朝阳区洼里乡仰山村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2300 千字

印 张:108

印 数:1-5000 套

出版日期:2001 年 8 月 1 日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606-449-4/I·26

定 价:1280.00 元(全套)



第 1 章

就在晚上 9 点钟的时候,游艺剧院的演出厅依然空荡荡的,只有楼厅和正厅前座上,有几位早到的观众在苦等着演出开始。在枝形吊灯的幽暗灯光下,隐约可以看见他们坐在座椅上,银幕被笼罩在一片昏暗之中,像似一大块红色的斑点。舞台上静悄悄的,成排脚灯已被关掉了,乐师们的乐谱架摆得零乱不堪。只听见四楼楼座里,发出阵阵喧嚣声,还夹杂着吵闹声和嬉笑声,在发光的金色框架的大圆窗下面,坐着一些观众,他们的头上戴无檐帽或鸭舌帽,在天花板上呈圆形拱顶的四周,画着一些漂亮女人和光着身子儿童,在天空中漫舞。在煤气灯光照射下的天空,呈现出一派绿色。不时出现一位女引座员,手里拿着票根,忙碌地把走在她前边的一位先生和一位太太领到相应的座位上。男士穿着礼服,女士身材苗条,酥胸高挺,他们把目光缓慢地向四下扫视。

正厅里出现了两个年轻人,他们立在那儿,日光不停向四周张望着。

“我先前是怎么告诉你的,埃克托尔?”年龄略大一些的青年说道。这个青年高个子,蓄着一撇小黑胡子:“我们来得太

早了，你本应该让我把雪茄抽完再来。”

一个女引座员经过他们身旁。

“哟！原来是福什利先生，”她打招呼并说道：“再过半个钟头，戏才开始。”

“为什么，他们贴出的广告上怎么说是9点钟呢？”埃克托尔小声抱怨道，狭长的脸上显现出怒气冲天的神情，“今天早上，在剧中饰演角色的克拉利瑟还一再向我保证说，8点整就会开演呢！”

他们静坐了一会儿，开始抬头观看昏暗中的包厢。可是，因为包厢壁上贴的是绿纸，所以里面显得更加阴暗。向下看，楼下包厢淹没在一片漆黑之中。楼厅包厢里，只有一位略胖的妇女，疲倦地趴在栏杆上。舞台的两侧，高高的柱子之间的包厢里空荡荡的。包厢外壁上悬挂着带有长长流苏的垂帘。金色和白色的大厅，映衬着嫩绿色，在水晶大吊灯的昏暗灯光照射下，空气中看起来好像弥漫着细小的灰尘。

“你给吕西买边包厢票了吗？”埃克托尔问道。

“当然买了，”另一个青年回答道，“不过，买票可真不容易啊！哦！不要担心，我想吕西不会来得太早的。”

他轻轻打了一个呵欠，思索了片刻，说道：

“你真幸运，因为你还没有看过首场演出……《金发爱神》的上演一定是今年的一件重要事件，这出戏人们已经议论有半年了。啊！亲爱的，多么迷人的音乐！这出戏一定能博得观众的青睐！博尔德纳夫真聪明，他故意把这出戏留到博览会期间才上演。”

埃克托尔认真地倾听着，然后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娜娜这个新演员，她应该扮演爱神吧，你结识过她吗？”

“你问得真好！还会有人问我吗？”福什利不高兴地嚷道。

他把两只手举过头顶，“从今天早上开始，很多人就跟着我，问



娜娜的情况。我遇到至少二十个这样的人，问娜娜这样，打听娜娜那样！难道我知道吗？难道我认识巴黎的所有道德败坏的女人吗？……娜娜只不过是博尔德纳夫的新发现。她肯定不是什么好女人。”说完这番话，他平静下来。不过，大厅里空荡荡的，分枝吊灯发出的光线有些昏昏沉沉，一片教堂般的严肃气氛，窃窃私语声、门开关的声响，这一切都使他烦躁不安。

“啊！错误，”他突然说道：“在这里继续呆下去，人会变苍老的。我们必须马上出去……我们到楼下去，或许能遇到博尔德纳夫，他会详细跟我们讲的。”

检票处就在楼下铺着大理石的前厅内，观众已经开始拿票入场了。开放的三道栅栏门外的马路上很热闹，在这晴朗的四月夜晚，灯火一片通明。一辆辆马车在剧院前纷纷停住，打开的车门有时“砰”的一声关上。人们陆续地进场，在检票处停了一会儿，然后走到前厅前头，从左右两边的楼梯纷纷上楼，妇女们扭动着腰肢不紧不慢地上楼。前厅里面的拿破仑时代的装饰，看上去颇似圣殿里纸板做成的列柱廊。光溜溜的灰白墙壁上，张贴着黄色巨幅海报，在煤气灯光照射下，显得格外刺眼，上面用大黑体字赫然写着娜娜的名字。有一些男人经过那里，停下脚步，在那里观看海报，另一些男人则站在那里聊天，堆积在门口。而在靠近订票处的地方，有一个壮实男子，宽面颊，胡子刮得精光，正在粗声粗气地解答一些问题，他们希望他卖票给他们。

“这个人就是博尔德纳夫。”福什利边说边下楼梯。

这时，经理已经看见了福什利。

“喂！你真够朋友啊！”经理很远处对他大声喊道，“没想到你是这样给我写文章的……今天早上我已经翻开《费加罗报》看了，居然连一个字也没有，见鬼了。”

“再等一等吧！”福什利说，“在写文章介绍娜娜之前，我应

该先认识一下你的那位宝贝娜娜才行……况且，我什么也没有答应过你。”

接下来，为了避免经理再纠缠着他，他就把他的表弟埃克托尔·德·拉法卢瓦兹介绍给博尔德纳夫认识。这个青年人是到巴黎来求学的。经理看了青年一眼，埃克托尔却激动不已地看着经理。原来这个人就是博尔德纳夫，他这个玩弄女人的人，对待女人像对待囚犯一样残忍。这个人的头脑里总是装着做宣传，说起话来嗓门比一般人高，又吐唾沫，又拍大腿，的确是一个厚颜无耻、专横霸道的人。埃克托尔认为对于这样的人有必要说句奉承的话，恭维恭维他。

“您的剧院……”他尽量用轻柔的声音说道。

博尔德纳夫是一个喜欢说话直接了当的人，他毫不留情地用一句粗鲁的话就轻易地打断了他的话。

“你尽管叫我的妓院更好。”

此时，福什利认同地笑了，而拉法卢瓦兹的恭维话还没表这出来，堵在嗓子眼里，他觉得博尔德纳夫的话很难听，却极力装出一副欣赏这句话的样子。这时，经理迈大步急忙走过去与一个戏剧评论家握手并交谈，这位评论家的专栏文章在社会上富有盛名。当经理回来时，年轻人心里已经恢复了平静。他恐怕自己显得过分紧张，别人会把他当成乡下人看。

“有人告诉我，”他很想找些话来聊聊，又说道，“娜娜有副好嗓子。”

“娜娜！”经理故意耸了耸肩膀，大声说道，“她有一副破锣嗓子。”

年轻人急忙又说道：

“我听说她是个优秀的演员呢。”

“她呀！……简直是一个笨蛋，演戏时连手脚都不知道放什么位置。”



拉法卢瓦兹脸上有些挂不住了，弄得莫名其妙，吞吞吐吐地说：

“不管怎样我也不会错过今晚的首场演出。我早就耳闻您的剧院了……”

“就叫我的妓院好了。”这位经理又一次把他的话说断，态度冷淡而又无情，给人一个很难接近的印象。

这时候，福什利默默无声，他在留意着那些正在入场的妇女。当他发觉他的表弟站在那儿不知所措，被弄得哭笑不得，就走过来帮他解围。

“你就遵照博尔德纳夫的意思叫好了，他叫你这么称呼，你就这么称呼，这样他就满意了……而你呢，老兄，别让我们在这儿等久了。如果你的娜娜真不会唱又不会演，那么你的演出就必然失败，只会失败。而且，我为此担心。”

“失败！不！”经理的脸气得通红，大声喊叫。“一个女人非要会演会唱才行？啊！我的小老弟，你也过于迂腐了……娜娜有其它的优势，这是真的！这个优势胜于任何优势。我已经觉察出来好久了，这个优势在她身上很明显，如果我觉察不出来，我就是傻子……你等着瞧吧，你只有等着瞧，全场观众会垂涎三尺，只要她一出场。”

他兴奋到了极点，举起两只粗大的手，手都有些颤抖了。接着，他感到很高兴，低声喃喃道：

“是的，她前途无量。啊！真见鬼！不错，她的确是前途无量……她是个妓女。啊！她是个妓女！”

随后，在福什利的苦苦追问下，经理便同意把详细情况告诉他。

他的言语粗鲁，不堪入耳，埃克托尔·德·拉法卢瓦兹听后，感到有雪不舒服。他认识娜娜后，就想把她立即推上舞台。就在这时候，他正好缺少一个人饰演爱神。他是不会长

时间把精力花在一个女人身上的，因此希望让观众尽快一饱眼福看到娜娜。不过，这个高个子风骚姑娘的到来，在他的戏班子里引起了一场很大的风波。他原来的明星是罗丝·米尼翁，是一个演技超凡的演员，也是一个备受别人崇拜的歌星，她意识到来了一个竞争对手，心里很憋气，便用不干来威胁他。为了海报上排名次序的事，天哪！闹得不可开交，最终，他决定把两个人的名字用同样大的字体刊登在海报上。他绝不让任何人来惹他麻烦，只要他的小娘们——他一向是如此称呼她们的，有一个人，不管是她们中的谁，行动稍有闪失，他就朝她们屁股上狠狠踢过去。如果不这样，他就无法维持生意。他用她们来挣钱，这些波女，他清楚她们的身价。“看！”他说完换了一个话题，“米尼翁和斯泰内来了，他俩平时总是在一起。你们知道斯泰内对罗丝早已开始讨厌了，所以，她的丈夫总是一步不离斯泰内，生怕他悄悄溜走。”

剧院檐口上的一排煤气灯发出刺眼的光芒，把人行道照得雪亮。两棵柔弱嫩绿的小树在灯光照射下看起来格外清晰，一根柱子被强烈的灯光映得发亮，人们老远就能看见海报上的字，清楚得和大白天一样；远处的街上显得暮色越来越重，星星闪闪发光，马路上行人热闹至极。许多人还没有立即入场，他们呆在外面，边聊天边抽烟。排灯的光线把他们的脸照成灰白色，他们缩短了的身影在柏油马路上清晰可见。米尼翁是一个身材魁梧、肩宽的汉子，长着一个像江湖艺人的方形脑袋，他从人群中钻出来，挽着银行家斯泰内的胳膊；斯泰内身材较小，大腹便便，圆圆的大大的脸，下颌和两颊上生着一圈灰白络腮胡子。

“怎么啦？”博尔德纳夫向银行家说道，“你昨天已经在我的办公室里已经见到过她。”

“噢！原来她就是娜娜，”斯泰内喊道，“我猜到一定是她。”



不过,她进来的时候,我正巧往外走,所以我没有看清她。”

米尼翁耷拉着眼皮听着,一边用力转动着手指上的大钻石戒指,他明白了,他们说的是娜娜。在这之后,博尔德纳夫把他的新明星的样子描述了一番,银行家的眼里瞬间燃起了欲火。米尼翁终于打断道:

“不要说了,亲爱的朋友,一个下贱的女人!观众会把她驱走的……斯泰内,我的小老弟,你应该知道我的太太正在她的化妆室里等你去。”

他想把斯泰内拉走,但是斯泰内不愿意离开博尔德纳夫。在他们面前,观众挤在检票处排成一条长队,发出一阵阵吵闹声,在这些吵闹声中,不时会响起娜娜的名字,这两个字仿佛唱歌一样优美动听。男人们站立在海报前面,大声喊着娜娜的名字;另一些人经过那里时也用询问的口气把那名字小声读一遍。那些妇女们,个个心急如焚,脸上挂着微笑,用异样的神情一遍又一遍地低声读着娜娜的名字。可没有谁认识娜娜。

这个娜娜是从哪里来的?于是,有些流言在人群中不胫而走,有些人还窃窃私语,开着各种各样的玩笑。这个名字,这个乳名叫起来让人感到亲切,又好听,每个人都爱叫娜娜。只要一发出这两个音,男人们就变得兴奋,脾气也变得好起来。一种难以忍耐的狂热致使人们要知道娜娜,这是巴黎人的好奇心所致,其疯狂程度达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简直像高烧发作似的,谁都希望看看娜娜。一位太太的袍子的边饰被人群挤掉了,一位先生也被挤掉了帽子。

“啊!你们不要提出那么多的问题!”博尔德纳夫大声嚷道,有二十来个人围住他提问题,“你们立刻就会看见她的……我走啦,别人还有事等我呢。”

他见观众的兴趣起来了,非常兴奋,瞬间便不见了。米尼

瓮耸耸肩膀，再次提醒斯泰内，说他的太太罗丝正在焦急地等他，叫他去看看她在第一场里穿的衣服是否合适。

拉法卢瓦兹对福什利说：“瞧一瞧！吕西，她在那儿，她正在下车。”

那个人真是吕西·斯图华，她个儿矮，长相不算好看，约摸四十来岁，脖子悠长，面孔削瘦，两片厚厚的嘴唇，但她性格活泼开朗，态度和蔼可亲，这些给她增添了无形魅力。她带着卡罗利娜·埃凯和她的母亲。卡罗利娜是个貌美如花、表情冷酷的女孩。她的母亲表情严肃，行动缓慢。

“你跟我们一起坐吧，我给你特意留了一个座位。”吕西对福什利说。

“啊，不！这里什么也看不到！”福什利回答说，“我还有一张正厅前座票，我想坐到正厅前排去。”

吕西有些气恼了，难道他不敢公开与我一起露面吗？紧接着，她很快安静下来，更换了一个话题：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你认识娜娜呢？”

“娜娜是谁？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她。”

“我不相信你，有人向我发誓，说你同她睡过觉。”

米尼翁把一个手指头放在嘴边做着口型，暗示他们不要吵了。吕西问他为什么，他指着那个走过去的年轻人，小声说：“那是娜娜的暗中情人。”

大伙都朝那个年轻人看了过去，他样子和蔼可亲，福什利却一下子认出他来了。他名叫达盖内，在女人身上大方地挥霍掉三十万法郎，现在只能在交易所里做些小生意，赚点零花钱，经常给她们买几束鲜花，或请她们吃晚饭。吕西这才发现他的眼睛很有魅力。

“啊！布朗瑟来了！”她喊道，“就是她曾经跟我说过，你同娜娜睡过觉，这没错。”

布朗瑟·德·西弗里是一个胖胖的妖娆金发女郎，漂亮的脸蛋胖乎乎的，陪她来的是个瘦高个的男子，穿着很考究，露出一副高雅的神态。

福什利对德·拉法卢瓦兹低声说：“他就是格扎维埃·德·旺德夫尔伯爵。”

伯爵与新闻记者礼貌地握了握手。此时布朗瑟和吕西两人激烈地高谈阔论起来。她们镶边饰的裙子阻挡了别人的去路，俩人一个穿着蓝裙子，另一个穿着玫瑰红裙子。娜娜的名字又一次到了她们的嘴边，她们把娜娜的名字叫得那么响亮，以至别人都竖起耳朵倾听她们的谈话内容。德·旺德夫尔伯爵这时带着布朗瑟离开了。人们等得越久，想见娜娜的心情就显得越迫切，到了这时，娜娜的名字就像回音一样，在前厅的每个角落里都能听到，而且声音越来越大。演出怎么还不开始？男人们掏出表来看，晚到的观众还没让车子停稳就跳了下来，观众纷纷离开人行道，过路人心不在焉地穿过煤气灯光下的一片空无人迹的路面，伸长脖子向剧院里张望。有一个顽童吹着口哨走过来，用嘶哑粗鲁的声音在剧院门口的一张海报前面嚷道：“喂！娜娜！”说完就扭着屁股，拖拉着旧拖鞋离开了。大家见他那样子，都笑了起来。一些出身高贵的先生也随着他叫起来：“娜娜！喂！娜娜！”观众挤得密密麻麻，检票处有人争吵起来，吵闹声一阵压过一阵，有人叫着娜娜的名字，要求见娜娜一面，这是人群中突然产生的一种迁腐想法，也是一时情绪不稳的表现。

在这片喧闹声中，开演的铃声终于响了，喧闹声一直传到马路上，“铃响了，铃响了。”接着人群你推我我推你，每个人都想先挤进去，检票处增加了维持秩序的保安人员。米尼翁露出焦急的神情，最后拉着斯泰内走了，他没有顾上去看罗丝的演出服装。铃刚响时，拉法卢瓦兹就拽着福什利，从人群中挤

出身子,生怕错过了序曲。观众迫不急待地举动惹怒了吕西·斯图华。这些没有修养的家伙,竟然也推撞妇女!她和卡罗利娜·埃凯母女落在人群的最后边。前厅里的观众都已经进场了,大门外边马路上,还能听到传来持续不断的隆隆声。

“好像他们每出戏都很引人似的!”吕西一边上楼梯,一边自言自语道。

演出厅里,福什利和拉法卢瓦兹站在他们的座位前面,眼睛不时地向周围张望。

此时,大厅里已经灯光闪亮。高高的煤气火头,黄色和玫瑰色的火焰,把多枝水晶大吊灯映得雪亮,通明的灯光从拱顶上成细雨状反射到正厅里。座椅上的石榴红丝绒像宝石一样光彩夺目,那些金色装饰闪烁着光芒,天花板上的色彩艳丽无比,那些嫩绿色的装饰使耀眼夺目的光芒显得柔和了。

舞台前的一排脚灯缓缓升起,顿时发出一大片光亮,把幕布映得通红,高贵的紫红色幕布像传统神话中的宫殿,得富丽堂皇,与舞台上的破旧不堪的框架形成鲜明对比,破旧的框架上有一道道裂痕,露出了里面的泥灰。剧场内温度已经升起来了,乐师们对着乐谱架调整乐器的音色。笛子的节奏轻快,法国号的奏音缠绵,小提琴的旋律悦耳动听,在越来越高的吵闹声中飘来飘去。每个观众都在争论,互相推推搡搡,竭力找自己的位置坐下来。过道里挤得毫无缝隙,以至每个通道口都挤满了,好不容易才能放进来的陆陆续续的人流。观众互相打打招呼,衣服互相接触,在女人们的裙子与帽子中间夹杂着男人们的黑色礼服或燕尾服。一排排座位上很快坐满了观众。一个身穿浅色服装的女人让人看得特别清晰,她的面颊俊俏,低着头;头上扎着发髻,发髻上的首饰闪闪发亮。一个包厢里,一个女人露出一角白皙得像白绸缎的肩膀。其余妇女都安静地坐着,漫不经心地摇晃着扇子,瞅着拥挤的人



群。一些年轻的先生们坐在正厅前座里，解开背心，纽扣洞里别着梔子花，用带着手套的手拿着望远镜向四周观看。

此时，两个表兄弟正寻找熟悉的人。米尼翁和斯泰内一起坐在楼下一个包厢内，胳膊倚靠在栏杆的天鹅绒罩上，肩并肩地坐在一起。布朗瑟·德·西弗里似乎一个人霸占了楼下的一个侧面包厢。拉法卢瓦兹特别留意达盖内，达盖内就坐在他的前面，两人只间隔两排座位，他坐在一个正厅前座内。在达盖内的旁边，坐着一个年轻小伙子，看上去只有17岁左右，看似像是不务学业的中学生，一双小精灵般的眼睛睁得太大的圆圆的，福什利笑嘻嘻地盯着他。

“坐在楼厅里的那位太太叫什么？”拉法卢瓦兹突然问道，“就是坐在穿蓝衣服姑娘身旁的那位太太。”

他指了指一个胖女人，她的胸衣裹得紧紧的，显然过去头发是黄色的，后来变成了白色，现在又染成黄色。圆圆的脸涂了厚厚的化妆品，额上留着小姑娘式的刘海儿，脸显得肿胀。

福什利果断地回答：“那是加加。”

表弟听了这个名字似乎觉得很惊讶，于是他又说道：

“你应该认识加加……她在路易·菲力普在位初时，还是走红人物呢。现在，她不管到哪儿都带着她的宝贝女儿。”

拉法卢瓦兹对姑娘看也不看一眼，却深情地把目光盯着加加，他觉得她虽是人到中年，但风韵犹存，只是不便说出口来。

此时，乐队指挥把指挥棒向上一举，乐师们便奏起序曲。现众还在接连不断地进场，骚动和吵闹声依然在增加。特地来看首场演出的仍然是那些老观众，有的甚至关系还很亲密，他们见了面，非常兴奋。一些老观众因为彼此认识，态度很随和，有人甚至不脱帽子就互相打招呼。

这时，剧场变成了巴黎典型的缩影，成了云集巴黎文学

界、金融界和自寻欢乐的人的场所,还有许多新闻记者,一些作家及交易所的买卖家,也有一些轻浮的女人,她们比纯情女人还要多。他们不约而同集结到一起,其中什么人物都有,他们都染上了种种流行病毒,脸上都露出同样疲惫、同样亢奋的神态。福什利在他表弟的追问下,把报馆和俱乐部的包厢指给他看,并把那些戏剧评论家的名字逐一告诉他,其中一个人面孔又狭又长,表情冷酷;长着两片阴险的薄嘴唇。他还特地指给他一个胖子,那人脸上呈现一副和善的表情,懒洋洋地倚靠在身旁一个女人的肩上,用痴爱的目光动情地盯着这个天真可爱的姑娘。

他看见拉法卢瓦兹与对面包厢里的人打招呼,便住口了。他似乎感到很惊奇。

“怎么!”他问道,“你与缪法·德·伯维尔伯爵认识吗?”

“哦!我早就认识他了,”埃克托尔回答,“缪法家拥有一块田地,和我家的田地很近。我是他们家里的常客……伯爵与妻子和岳父德·舒阿尔侯爵住在一起。”

看到表兄感到很吃惊,他心中暗暗高兴,出于虚荣心,他说得更加详细了:“侯爵是国务参事,伯爵不久前被任命为皇后的侍卫长官。”福什利拿起望远镜,瞄着伯爵夫人,她满头棕发,皮肤白嫩,体态丰腴诱人,有一双美丽勾人的大眼睛。

“演出休息时希望你给我介绍一下,”福什利又说道,“我已经见过伯爵,不过我想每星期二到他们家里去做客。”

从最高几层楼座里发出几声叫喊声,使人安静下来。序曲开始了,观众还在陆续地进场,迟到者使得整排的观众不得不站起来给他们让路,包厢的门发出开关碰撞的声响,走廊里有人扯开粗大的嗓门在争吵。谈论声依然没有停下来,仿佛傍晚时分的一大群麻雀在叽叽喳喳叫着。场内一片杂乱,人头在晃动,胳膊在挥舞,一些人想坐下去休息一会儿,另一些



人却坚决站着，想向四下再看上几眼。“坐下！坐下！”轰鸣般刺耳的喊声从光线昏暗的正厅后排传过来。每个人都感到打了个冷战：他们终于要见到这位久仰的娜娜了，巴黎已经为她忙碌了整整一个星期了。

说话声逐渐停下来，但是有时还听到一些模糊不清的谈话声。在窃窃的低语声平息下来，叹息声正在消失时，乐队以欢快的旋律倏地奏起了一段华尔兹舞曲，乐曲的节奏明快，里面还夹杂着滑稽的嬉笑声。大家听得心里舒舒服服的，都笑起来。在后座前几排就座的剧院雇来的捧场者，热烈地鼓起掌来。

幕布徐徐升起了。

“快看！”一直不停说话的拉法卢瓦兹说道，“有一位先生与吕西坐在一起。”

他用眼角瞟着楼厅右侧的包厢，卡罗利娜和吕西一起坐在包厢的前边。后面人们看见卡罗利娜母亲的秀丽端庄的面孔和一个高个子年轻人的侧影，他长着一头漂亮的金色头发，衣冠楚楚，无可挑剔。

“瞧！”拉法卢瓦兹紧接着说道，“有一位先生跟吕西坐在一起。”

福什利立即把望远镜转向侧面包厢。可是，马上又转回头来。

“哦！我认识，那是拉博德特。”福什利用毫不介意的语调自言自语道，好像这位先生在场对观众来说是件很平常的事，并且是次要的。

在他们身后，有人喊道：“闭嘴！”他们很快静下来。这时候，观众都安静地坐着。从正厅前座到楼座，一个个脖子脑袋伸得笔直，目不转睛地看着台上。

《金发爱神》的第一场故事发生在奥林匹斯山，山是用硬

纸板制成的，山后布景昏暗阴森，右边是朱庇特的宝座。首先出场的是彩虹女神与司酒童，他们在一群天上侍者的协助下，一边唱着大合唱，一边为天上众神安置会场座位。发出阵阵叫好声的只有剧院雇来的捧场者。观众感到枯燥，一直在等待着主人公的出场。然而，拉法卢瓦兹为克拉利瑟·贝尼使劲鼓了一阵掌，她是博尔德纳夫的一个情人，在剧中扮演彩虹女神角色，她身穿浅蓝色衣服，服上系着一条宽大的七色彩虹带子。

“你知道，她因为系那条彩虹带，把衬衫都脱光了。”拉法卢瓦兹向福什利大声喊道，好让别人都能够听到，“今天早上我们已经试验过……如果衬衫不脱掉，在胳膊下面和背上就会显露出来。”

场内渐渐骚乱起来。扮演月神的罗丝·米尼翁出场了。月神长得骨瘦如柴，丑得像丑八怪，虽然她的身材和面孔都不适宜扮演这个角色，但却显得很有味道，似乎是对剧中这个角色的讽刺。她上场时唱的调子和歌词难听得简直要让人难以入耳，唱词中，她责怪战神玛尔斯，因为玛尔斯正要离弃她去追求爱神。她唱时神态略显拘谨而腼腆，拘谨中是那样充满轻浮的挑逗，使全场观众都活跃起来。她的丈夫和斯泰内肩挨肩地坐在一起，得意洋洋地笑着。当深受观众喜爱的演员普律利埃尔扮演的将军一上场，全场观众不禁大笑起来。他演的玛尔斯是田舍花园里的战神，头上插着几根羽毛，腰间持着一把长长的战刀，战刀高得能与肩齐平。他受尽了月神的欺辱，月神对他不屑一顾。月神发誓要看管他，并对他进行不断地报复。他们的三重唱最后以一支滑稽幽默的蒂罗尔山歌调结束。普律利埃尔唱得很成功，也很可笑，他的声音像一只被激怒了了的公猫叫。他是一个正在走运的演青年角色的演员，露出一副得意神态，转动着眼珠，像是一个英雄好汉，逗得